



祖 國

尼·叶米尔揚諾娃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167

尼·叶米尔揚諾娃等著

祖

國

朔方朱惠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的五个短篇大都是描寫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生活和斗争的。“祖國”寫一个边疆地區的少年，在一位老布尔什維克的啓發和熏陶下，熱愛祖國，后来英勇地参加了衛國战争。“沿着老路”刻画了一个敌后游擊隊隊長的英雄形象。“小溪流入大河的地方”寫战争時期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小万夏的一个工作日”表現一个蘇維埃時代少年儿童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初恋”是对于初恋故事的回忆。

Nina Emelyanova
Soviet Literature

根據 Soviet Writer Publishing House 1955, 1950 年版本譯出

祖 國

尼·叶米爾揚諾娃等著
朔 方 朱 惠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8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8 字數 59,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6) 0.26 元

目 次

沿着老路(朱惠譯)·····	鮑·波列伏依 (1)
小溪流入大河的地方(朱惠譯)·····	尤·柯拉斯 (21)
祖國(朔方譯)·····	尼·叶米尔揚諾娃 (37)
小万夏的一个工作日(朱惠譯)·····	姆·普里希文 (61)
初恋(朱惠譯)·····	尼·格里巴喬夫 (75)

沿 着 老 路

鮑·波列伏依

这个故事，是我在國外旅行時听到的許多故事中的一个，我要从它的結尾講起。并不是因为我是这样听來的，而是由于一个驟然看來覺得奇怪的理由，就和你在听到远处的炮声之前能够看見炮彈爆裂的火光这一事实驟然看來覺得奇怪是一样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有名的斯洛伐克暴動第五周年紀念日，我和一位名叫叶戈洛夫的从前的游擊隊司令一塊兒，訪問了我們曾經作战过的那些遙遠的地區。那次暴動中的一个老兵，一度做过木匠而現在是一个大市鎮的“首長”，把往日的戰場一一指給我們看。在我們所到的每个地方，我們都遇到从前的游擊隊員和起义者，現在他們都已回到和平時期的工作崗位上了。其中有些人在這間隔的几年內学会了俄文，所以我們不用翻譯員也能談話。可是不是你可以真正称之为談話的談話——而是許多混雜的感嘆詞：“你不記得？”，“嘿，老朋友，难

道你会忘記……”，“是那樣的日于啊！”等等，每個人都說，可沒有一個人真正在听。

叶戈洛夫曾經越过火綫來到此地，率領他的受过森林作战訓練的战士們支援这次暴動，他在当地居民中一點也沒有失去他往日的声望。時間在他戰時的名声上加添了一些傳說，當我們一路前去的時候，許多村莊都全村人出來歡迎他，當場舉行了自發性的集会。叶戈洛夫是一个謙遜的蘇維埃人，他的職業是經濟學家，由于這樣受人注意，他顯然感到忸忸不安，特別是在他的司令部一度駐扎過的一個村子里，人們為了他的到來甚至在教堂里鳴鐘致敬。

我們的汽車越爬越高，鑽進了深山密林的心臟，山脚下已是一片赤褐色，而接近山頂的地方仍然是一片嫩綠。暴動者在這兒從來沒有組成正規的軍隊，只有幾個沒有联系的游擊隊在獨立作战。可是他們打得很好，有效地控制着整個山區的道路和隘口。其中最出色的是琴諾西克支隊。他們遵照他們自己的策略——從來不久駐在一個地點，只在夜間、在最最意料不到的地點與時機進行襲擊。暴動者的司令部跟支隊不相聯絡，甚至不知道它的司令員是誰。

這個支隊的名字相當令人不解。琴諾西克，是斯洛伐克山民中的近乎傳說的英雄，人們相信他先前是個牧人，後來成了強盜，他畢生反對馬札爾①封建領主，焚燒領主們的莊園，以劫掠所得分給最窮苦的農民。古老的傳說中是這樣說的。

① 馬札爾(Magyar)——匈牙利主要民族之一，即匈牙利人。

可是在戰爭時期，也許因為斯洛伐克山民是富于傳奇色彩的人民，或者因為家釀的梅子白蘭地是容易醉人的酒，在從高原牧場和遙遠的伐木場上下來參加暴動者隊伍的義勇隊員中，謠傳着傳說中的英雄已從坟墓中起來，和人民一塊兒在進行反對可恨的敵人的鬥爭。

汽車向前奔馳，沿着山中公路的急彎曲折前進，這條路就是那神秘的琴諾西克支隊戰鬥過的地方。在隘口，我們的向導停了車。從這兒看去，連綿重疊的、森林覆蓋着的羣山，就像怒濤洶湧的海上的暗綠色的波浪。雖然我們腳下是一條現代化的柏油路，我們却有處身于原始蠻荒的感覺。

我們的向導指着高出于羣山之上的一座山。它那綠色的山巔似乎撐住了泛白的秋季的天空。

“那是琴諾西克山峯，”他說。“是整個山脈中的最高峯。你看得出山頂上有什么嗎？”

這兒離山頂不會少於二十五公里，可是山里清淨的空氣似乎縮短了這個距離，我們覺得，我們真的看到了一個白色金字塔形的東西，行云遮住了它的尖端。

“一個堡壘？”

“不，是紀念碑，”我們的向導臉上帶着沉思的表情說。

“那末高？”

“是的，大約三十公尺。”

“紀念誰？”

“我們在一小時內可以到達那個地方，然後你就知道了。”

這個回答的口氣里有阻止你再問下去的意思。

公路的拐弯拐得越來越急了，有時跳過樹木繁盛的隘口，有時爬上可以俯瞰懸崖峭壁的狹窄的台地，有時又俯沖到山谷里，憤怒的、泡沫飛濺的溪水在谷底嘩嘩奔流。拐過另一個急彎之後，公路就分成兩條了——從這條舊的、給車輛碾光了的公路上又出一條又寬又新的公路。我們隨着它的陡坡上升。不久，黝黑粗糙的樅樹擋住了太陽。一團團的雲朵落在樅樹的低垂的樹枝上，懶洋洋地逡巡在我們頭頂。天氣冷起來了。我們的車窗上凝聚着水汽。再轉了一個彎，突然，樅樹林仿佛往後跳走了，讓位給一片顯然是人工開辟的寬闊的、浴着日光的平地了。平地中央，在巨大的立方碑座上，聳立着一個白色的方尖石碑。石碑很高，碑頂刺穿了如絮的雲層。瀝青的方場上停着兩部游覽車。司機們坐在車踏板上吃中飯，直接從棕色的小酒瓶里大口地喝着啤酒，把食物送下去。一大羣系着紅領巾的小孩子聚精會神、默默無言地站在那裡，圍着一個一只空袖子塞在襯衣帶子上的瘦瘦的人。高出于孩子們的深顏色和淡顏色的頭顱之上，我們看到一個漂亮的姑娘的頭，也許是他們的教師或者是少先隊輔導員。她也凝神地在听那個沒有臂膀的人的講解。眼淚掛在她的長睫毛上，使她那雙大大的藍眼睛看上去似乎是近視的。這時候那個人一定快講完了，因為沒多久這個姑娘別轉頭去，揩了眼睛，給孩子們說了几句話。他們非常沉着而嚴肅，兩個人一排走上紀念碑基座的台階，慢慢地消失在方尖石碑里面了，原來這個碑的中間是空的。

我們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已經深受感動，我們就隨

着孩子們走去，發覺我們是在一個大房間里。房間中央，在大理石的台座上，停着一口橡木棺材。棺蓋是玻璃的，我們可以看到，里面有幾塊燒焦了的人的骨頭。花環和花朵，有些已經枯萎，有些是新鮮而芬芳的，遮蓋了台座。那末多的花，看來棺材好像是停放在鮮艷多彩的地毯上一樣。枯萎的野花的香味和平常而熟悉的干草的气息充滿了這個不平常的墓地。

“這些是什麼人的骨殖？”叶戈洛夫問，他不能控制他的感情。

“是琴諾西克支隊司令員的，”我們的向導回答說。“他死在這兒。”

“他是誰？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他從來沒有把他的真名告訴過這兒的任何人。”

在這房間的寧靜的幽光中，在棺材旁邊，我們默默地站了好久。輝煌的秋天的陽光，從敞開的門口斜射進來，隨着它進來的是鳥兒的無憂的婉轉和一只溫柔的曲調。我們蹣着腳尖，一個一個地走出了墓地。

孩子們坐在通往石碑的階台上，在唱着我們剛才聽到過的歌。游覽車的司機們，已經吃好中飯，參加了合唱，那個領隊的姑娘用手給歌唱者機械地打着拍子，可是很顯然，她在想着別的什麼東西。俄羅斯和斯洛伐克語言的近似，幫助我們了解歌詞的意思。這是歌唱琴諾西克的——歌唱他只用一柄刀嵌在棒頭上作為武器，無畏地攻打身披鎧甲的貴族們的時候的無比英勇；歌唱他拿從領主處劫來的全部黃金分給窮人

的時候的仁慈，而他自己身上却只有一件粗布襯衫，他親自在近旁的溪澗里洗這件襯衫，他母親給他補了又補。歌詞還說琴諾西克不會真的死去，每當祖國危急的時候，他就從坟墓中起來，拿起他忠實的棍棒去迎擊敵人。所以在納粹進犯時期，他又出現在他故鄉的羣山間，單槍匹馬抵抗成羣結隊的敵人，當敵人四面八方逼近他的時候，他召喚神火降臨在他身上，在火焰中與侵略者們同歸於盡。

我曾經聽過許多戰爭時期產生的英雄之歌，可是沒有一只是把過去和現在這樣奇怪地揉合起來的。

“這首歌是誰編的？”我問。

“我不知道，”我們的向導說，然後他補充說：“我看，是老百姓。實際上這是一首歌唱琴諾西克的古老的民歌。曲調是老的，不過在這個國家的不同地區，人們用不同的詞句來唱它，這樣，這首歌就隨着時間而改變，越來越年青了。”

“他們唱的是他嗎？”叶戈洛夫指着方尖石碑問道。

我們的向導點點頭。

“可是神火是什麼？為什麼它帶着神秘色彩？難道他是給雷打死的還是怎麼的？”

“不，這跟雷沒有一點關係，雖然這兒多的是火。”看到我們眼光里有莫名其妙的表情，他笑了笑接着說：“我們到那個山谷去。那兒是礦山所在地。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他會給你們解釋這一切。”

我們不久就開到一個全新的礦工住宅區的一條全新的街道上，停在一座吸引人的、瓦頂的小屋前面，這座漂亮的房子

好像一枚新的雪亮的錢幣。這房子屬於一個出名的本地採煤工人，他的名字叫米倫。他和他的妻子雅爾米拉——一個胖胖的矮小的女人，有一雙帶笑的眼睛，玫瑰色的面頰上有着愉快的酒渦——以及他們的兒子——一個相當瘦、黑皮膚的卷髮的小孩住在一起。兒子名叫伊凡，在這一帶，這是個不平常的名字。

當我們的主人知道了我們是誰之後，他緊握了我們的手，他那輪廓分明、沾着煤屑的臉上露出爽朗、親切的笑容；相反，他的妻子似乎緊張和沉默起來，好像黑雲突然罩住了她那活潑的臉龐。以後，甚至當她忙着在充滿陽光的寬敞的餐室裏收拾台子，拿出可口的家制的食品的時候，我還感覺到她的緊張的神情，看到她向丈夫投着暗示的眼光，仿佛有極為重要的事情要征求他的意見。

“琴諾西克支隊的情形，米倫能告訴你們，”當我們大家圍着桌子坐好之後，我們的向導說。“他自己就在那個支隊裏面打過仗。”

“是的，從我們第一次把滿卡車的法西斯匪徒翻到河裏去的那一天起，直到在山頂上的最後戰鬥為止，我都在那個支隊裏。”他指着我們已經知道的所謂琴諾西克的山。這忽兒，方尖石碑在落日夕暉中變成了金色，在昏暗下去的天空的襯托下發着紅光。

“你確實認識那個自稱為琴諾西克的人嗎？”

米倫帶着疑問的神氣望着我們的向導。向導搖搖頭。“不，米倫，我沒有告訴他們。你自己說吧。”

我們的主人回过头对着他的妻子。“請奶奶到鋪子里打一壺酒來，”他說。“叫伊凡一塊兒去。告訴他們向店里說明客人是誰，說我們要的是他們貯藏起來過節用的那個桶里的酒。”

在老太太和孩子帶上了門之后，米倫才回答我的問題。

“他從來沒有自稱是琴諾西克。是現在本地的人們這樣叫他的。他說他的名字叫伊凡，不過我並不相信。這兒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真姓名。”

“沒有，沒有一個人知道，”女人給他証明，在她的手指間捻弄着一片面包皮。“甚至連我都不知道。甚至我！”

“可是，以琴諾西克作支隊的名字，却是他的意見。這個名字在我們這兒是很有意義的，它本身就是一面旗幟。”

“可是這個伊凡究竟是誰？”

“他是俄羅斯人。只是他從來不告訴我們，他是誰或者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有一次，在山間來了猛烈的暴風雪的時候，在聖誕節的夜里，這兒很多人聽到風的嗥叫声里傳來了一架飛機引擎的聲音，仿佛飛機就在他們頭頂盤旋。第二天清晨，雅爾米拉的母親，我們的奶奶，上教堂去，當她在橫貫田野的路上走着的時候，忽然碰到一個陌生人。他已凍得半死，幾乎失去知覺，可是嘴里不斷重複着幾句俄國話。我們的奶奶想，也許是從蘇維埃國家來的吧，她就跑回家來喊雅爾米拉。她們倆把他抬上雪橇，運到她們家里，調理他使他蘇醒之后，把他藏在閣樓上。”

“他是我的丈夫！”雅爾米拉像喊口令似的向我們喊着這

句話。

“是她的丈夫，”米倫冷靜地証實她的話。“你們剛才看見的那個孩子伊凡，是他的兒子，不是我的。不過孩子不知道這點。這就是我剛才把他差遣開去的原因。”

“可是米倫愛伊凡，比愛他自己的女兒卡秋莎更甚。實際上她叫卡特琳娜，可是我們按照你們那只歌，叫她卡秋莎。”雅爾米拉當下就唱出那個曲調。現在顯然她已經完全解除了壓在心頭的重負，她又回復了她平時的活潑，眼睛里有笑，兩頰上有酒渦。

這時候，一壺酒送來了，談話頓時活躍起來，最後一點拘束的形迹也沒有了。米倫和他的妻子把他們所知道的關於琴諾西克支隊的一切情形全告訴了我們，給我們重現了那個骨頭放在山頂上的人的活生生的形象。

我們看得出來，今天決不是第一次講這個故事。好象它是小伊凡背都背得出來的。當他坐在米倫膝上的時候，他張大眼睛盯住大人的臉，時常插敘一些細節，深怕他心愛的情節會被人忽略過去。

在這個故事里，根本沒有神秘。奶奶藏在閣樓上的這個陌生人原來是個快快活活的聰明人。他告訴她們，他來自外喀爾巴阡烏克蘭，是從那兒的馬札爾侵略者手中逃出來的。最初，她們說他是雇來劈柴、干家里的一切雜務、補屋頂、修門窗以及諸如此類的活兒的工人，來蒙混別人的耳目。通過雅爾米拉，他認識了幾個附近礦山里來的年青人，他們幫助他到礦里去工作。不久，他獲得了礦工們的尊敬，認為他是一個熟練

而又勤懇的工人。他是經常准备帮助生活困难的人的，并在当地的館子里請他的朋友們喝酒。他之所以受人欢迎，不單因为他的礦工的技巧以及生性慷慨，他有自己的成功之道——手風琴拉得很好，善于唱歌，能和最会跳舞的人跳舞，跳得台上的酒瓶和酒杯都会跳起舞來，跳得天花板上的膠泥都会掉下來。

伊凡不再瞞着他的朋友們，他是从苏联來的；他的朋友中最親密的是米倫，他常跟他們談到他的祖國。說到这儿，米倫忸怩不安地微笑着，他記得那時候“勞動競賽”这个字的意义对于他是多么难了解，他是怎样固执地一直問他的朋友，促使苏維埃工人們追求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內在要求的源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沒有人怀恨提高工作限額的先進分子，相反的却尊敬他們，熱情地追隨着他們的脚步，把他們尊为英雄。

“那時候的我們不是今天的我們，”米倫承認。“勞動競賽，今天我們看來是跟呼吸一样自然的，可是那時候——我以为伊凡在騙我，只是在編故事。”

“你真該听听他們的爭論哩！”雅尔米拉插嘴說。“伊凡時常帶着年青人到我們这儿來；我們把酒和食物擺在台子上，客人們都渴望跳舞，可是手風琴緘默地躺在椅子上；這時候伊凡和米倫坐在一个角落里，爭論得臉紅耳赤。別的年青人就開始吸烟，姑娘們掩着袖子打呵欠，但是這兩個家伙還要爭論下去，好像他們是國會議員似的。伊凡真是令人難堪的家伙。他從來不讓步，直到說服每个人为止。”

“那末，是誰因为这个‘令人難堪的家伙’而拒絕了这一區

最富有的求婚者呢，呃？只要想一想，一个不名一文的鄉下姑娘拒絕了当地的旅館老板！”米倫挖苦地說，对他的漂亮的黑眼睛的妻子投着愛撫的眼光。

“是我又怎么样？可不是因为那些个爭論，是嗎？你也是个好角色！下工以后从來不跟別的人一塊兒回家。在我这个丈夫回家之前，我們鄰居的每个人都洗过身換过衣服、吃過飯、跟他的孩子們玩耍、給妻子說些親愛的話語。他可还在礦井里——勞動競賽羅，合理化羅，新方法羅，新機器羅！他的心就惦記着这些，从來沒想到他的妻子在家等待他哩！”

“这全是你自己的过錯，雅尔米拉。你應該远远地避開这种男人。为什么你不答应你那个有錢的求婚者呢？”米倫高声地、衷心地笑着，像体格强健、品性温厚的人們那样地笑着。“可是因为这是你第二次鑄成这样的大錯，那就毫無办法，只好忍受下去。好，”米倫說，放下一只空酒杯，“朋友們，我們还是繼續講我們的故事吧。”

在那样一次雅尔米拉家的晚会上，他們决定組織一支游擊支隊。伊凡似乎沒有積極参加討論，可是到一切都决定了的時候，他提議用琴諾西克作支隊的名字。这是極端秘密的組織，礦工們的團結一致和遵守紀律的職業感对这个組織是大有裨益的。游擊隊員繼續从事他們原來的工作。他們每天早晨下礦井，謹慎地工作着，遵守一切的規則和章程，并且獲得礦井管理部門的称讚。当附近某处在夜里轟响着一次爆炸，一列納粹軍車滾下了路基，一座桥梁炸掉了或者一个油庫焚

燬了的時候，這些事情從來沒有人想到是跟那些勤懇幹活的“可靠的”人們有關係的，他們從不過問政治，經常上教堂去，而且除了好酒與快樂的歌之外，似乎他們不喜歡別的什麼。

這種情形繼續了六個月光景。沒有一個人被捕。爆炸、縱火、各色各樣的破壞，使這個地區的道路幾乎不能通行。不過地方當局猜得到，這些不是隱藏在森林里的分散的游擊小組搞的，而是一伙技術熟練、目標準確、而且始終沒有露面的人搞的。

這時候，蘇維埃軍隊已接近捷克斯洛伐克國境。當蘇聯大炮在杜克拉山隘轟响時，這些有紀律的、靜悄悄的、辛勤工作而被礦工管理處非常信任的礦工們，開始一個接一個離開了工作。不久之後，礦山住宅區里流傳着一個傳說：山里出現了一支新的游擊隊。於是，琴諾西克的名字不僅在歌曲里，而且在警察和軍事偵察隊的報告里也被提到了。

我上面已經說過，暴動的高級指揮部不能跟這個支隊取得聯繫。可是這個支隊甚至在暴動被鎮壓下去之後也仍在繼續活動。納粹軍隊在曾經暴動過的地區逞威肆虐，可是在山里，琴諾西克支隊繼續予敵人有力的打擊，總是無影無踪地消失了，好像融解在灰蒙蒙的秋霧里一樣。好久一個時期，它的活動沒有留下任何綫索，本地的老百姓甚至開始把它說成是有超自然的力量的。可是初雪結束了這一情況。白雪留下的痕迹，暴露了支隊的行踪。希特勒匪徒派遣他們最好的山地部隊，帶着步槍和迫擊炮，追擊游擊隊員。支隊司令命令游擊隊員們化整為零，回家去等待時機。只有伊凡和一小隊久經

鍛鍊的年青人留在山里。他們以琴諾西克山作為他們的根據地。在秋天，一切都事先准备好了——掩蔽壕、機槍陣地、食物和彈藥。當他離家上山去的時候，伊凡告訴雅爾米拉不要為他擔憂。他說他們要埋伏到明春，當雪融解了的時候，他們又可以襲擊納粹。

“那時，我們的人可能會來到這裡，”伊凡站在門檻上沉思地說。

“我們給你的兒子取個什麼名字呢？”雅爾米拉的母親問他。

“就叫傑恩吧，”他回答說。這就是他們聽到他說的最後幾句話。

這個伊凡一定是個聰明人，有很好的判斷力，有戰爭中產生的和游擊隊生活中鍛鍊出來的智慧。他懂得怎樣組織，怎樣避開陷穽並且有先見之明。可是因為他習慣於在斯洛伐克人中間找尋忠實的朋友，他却失了一着：他忘掉了被雅爾米拉拒絕了的那個求婚者。可是旅館老板沒有忘掉他的嫉恨。他跟踪伊凡的腳跡，然後向討伐隊告發了他。

幾天過後，大隊納粹向琴諾西克山進發。他們在夜的掩蔽下前進，直到拂曉時分，當籠罩山脈的早晨的冷霧開始消散的時候，一個前哨的哨兵才來報告，說納粹山地部隊帶着臼炮和彈藥車絡繹不絕地在各路前進，炮兵駐扎在下面山谷里。游擊隊員們跑出了掩蔽壕。從他們站着的高地上，他們能看見下面的一切。他們被包圍了，已經無路可逃。

伊凡一眼看清了形勢，他把掩蔽壕里所有的人分散開